

文/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广州交响乐团公布2023/2024乐季演出计划

艺术“新帅”黄屹：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前进

今年5月30日，在担任广州交响乐团（以下简称“广交”）音乐总监20年后，著名指挥家余隆宣布，将在2023/2024乐季将广交艺术帅印交予年仅37岁的知名指挥家黄屹。

7月16日，广交举行“新任音乐总监聘任仪式暨2023/2024乐季发布媒体见面会”。黄屹作为乐团音乐总监，与广交团长陈擎和星海音乐厅主任王冬云向羊城晚报等媒体介绍了广交2023/2024乐季的节目亮点与创新制作。

刚刚从陈擎团长手中接过聘书的黄屹表示：“这份信任对我来说是荣耀与挑战并存，我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广州交响乐团2022/2023乐季闭幕音乐会现场，广州交响乐团供图

黄屹 广州交响乐团供图

A 乐季更迭 新帅履新

7月16日，由余隆、广州交响乐团、星海音乐厅策划演出的瓦格纳歌剧《莱茵的黄金》完成了第二场演出，广交2022/2023乐季也在这部瓦格纳大戏中收官。

同日，黄屹、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公布重磅消息：余隆工作室将携手广交和星海音乐厅，在广交未来的乐季中把瓦格纳的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的其余三部——《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搬上星海音乐厅舞台。

而即将于2023年9月开启的新乐季，是广交自1998年来不间断实施的第27个乐季，这个乐季也是广交新任音乐总监黄屹履新的首个乐季。谈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黄屹表

示：“当务之急，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即将到来的新乐季。未来，我将致力于推动新作品，尤其是大湾区题材的委约创作和音乐交流活动，并与乐团管理层策划2027年广交成立70周年时的系列音乐活动。”

据了解，新乐季共安排了32套音乐会曲目，终身荣誉音乐总监余隆将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杨天娲在星海音乐厅演出肖斯塔科维奇《D小调第五交响曲》和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

B 名家再临 名曲荟萃

在新乐季，活跃在世界乐坛的国际级大师将重回广州舞台。

率先登场的是法国大提琴演奏家戈蒂耶·卡普松，他将在新乐季第二场音乐会与指挥黄屹上演脍炙人口的埃尔加《E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同场上演的还有埃尔加《降A大调第一交响曲》；在新乐季的第三场音乐会中，黄屹将与斯蒂芬·霍夫演出拉赫马尼诺夫《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并指挥乐团上演作曲家最后一部作品《交响舞曲》。至此，广交在2023年全年纪念拉赫马尼诺夫诞辰150周年系列演出中，囊括了作曲家的全部交响曲（含单乐章《青年交响曲》），以及包括《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在内的全部钢琴协奏曲。

曾在广交2018/2019乐季登场的两位小提琴名家也将在新乐季回归。莱昂尼达斯·卡瓦科斯基继2018年与广交合作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后，将再次与余隆同台，演出肖斯塔科维奇《A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诺厄·本迪克斯-巴尔格利将在新乐季与乐团演出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此外，1980年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邓泰山将在本乐季首登广交乐季舞台，演出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俄罗斯天后级女高音歌唱

家奥马尔·佩列佳特科将与余隆和广交同台演出。国际著名男中音马蒂亚斯·戈埃内尔将与黄屹一起，在2024（第32届）广州新年音乐会上为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新乐季中，多位国际级指挥家也将亮相广交音乐会。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强势回归，指挥乐团演出贝多芬《F大调第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王雅伦合演李斯特《A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指挥大师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将指挥乐团演出柴科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并与柏林爱乐乐团中提琴声部首席梅第扬演出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中提琴协奏曲》；俄罗斯著名指挥家瓦西里·辛奈斯基将首登广交的音乐会，指挥演出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并与“00后”大提琴家陈亦柏演出肖斯塔科维奇《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著名指挥家水蓝、吕绍嘉、杨洋也将再次登临广交舞台分别演出西贝柳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布鲁克纳《降B大调第二交响曲》和《降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奥古斯汀·杜梅将指挥与独奏的身份，携大提琴演奏家王健演出贝多芬《F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与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

C 扶持新秀 缅怀大师

在新乐季，广交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青年音乐家的发展，为优秀人才创造与大师同台演出、学习的经验。

钢琴大师邓泰山场次的音乐会，乐队指挥为孙一凡，在这场演出中，除了肖邦协奏曲，他还指挥乐团演奏了肖邦却鲜少登上舞台的乔治·比才《C大调第一交响曲》。

在指挥家吕绍嘉的音乐会上，乐迷将欣赏到在国际比赛屡获殊荣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林瑞洋演奏当代华人作曲家周天的《小提琴协奏曲（夜途）》。

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周颖、苏干寻也将分别在黄屹总监、指挥家杨洋的音乐会演奏格拉祖诺夫《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及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青年指挥家崔琳涵也将和胡胡演奏家毕友恒世界首演青年作曲家李萌能作

品：《太阳·敦煌》，为胡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同场音乐会还将上演周天的《乐队协奏曲》，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也将共同演出巴伯《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此外，2023年是伟大波兰作曲家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诞辰90周年。作为指挥家，他曾与广交有过令人难忘的演出，并应广交与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联合委约，于2017年完成了他交响曲体裁的收官之作《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在新乐季，广交终身荣誉音乐总监余隆将指挥乐团与德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鲍尔演出这部意义非凡的作品，并携手广交团长、双簧管演奏家陈擎演奏《小柔板》（选自《失乐园》，英国管与弦乐队版），以及与著名演奏家朱利安·拉赫林、莎拉·迈克尔拉维上演潘德列茨基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曲，以音乐缅怀这位音乐巨匠。

D 湾区共创 板块多元

新乐季，广交与星海音乐厅将继续携手香港、澳门的文化机构，全力推进人文湾区建设。

由广交和星海音乐厅联合香港管弦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和澳门乐团联合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年乐团（YMCG）”，将在音乐周组委会主席余隆和音乐周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丹尼尔·哈丁的引领下，于2024年1月再度启航。

在2022年，包括广交在内的全国23家院团委约著名作曲家赵麟创作了交响诗《千里江山》。在2023/2024乐季，《千里江山》将在广交音乐周再度响起，由乐团音乐总监黄屹指挥演出。

另外，音乐总监黄屹计划通过不同类型的节目策划，让“广交之声”品牌项目出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聆听古典音乐成为广州市民的生活习惯。在新乐季，广交还将携手星海音乐厅继续做好“周日音乐会”“乐聚星期三”等音乐会品牌，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尝试和突破。

广交还将在黄屹执棒下，9月赴北京参加第2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10月赴成都参加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决赛协奏并举行音乐会。而在9月份新乐季开启时，广交还将公布并启用新标识。

E-mail:hdzp@ycwb.com

世间万物，各有属性，各美其美，不必以高下论

炎炎夏日栀子香

□郝俊

傍晚的栀子花最好看，洁白的花一朵接一朵地从翠绿的枝叶间探出来，让明月的清辉拂过它们白暂的脸庞。走近一点看，暮色中的栀子花，像一盏盏罩着薄纱的白灯，素雅而朦胧，疑似雪落枝头。

越发想念家乡的栀子花了。栀子花不仅好看，而且香气袭人。记得小时候，每到端午节前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母亲买菜的时候总会顺手买十来朵栀子花回家，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一进门，满屋子都是香味，特别好闻。

馨香诱人的栀子花的一大特点，栀子花的香味有些浓，但不刺鼻，甜香中带着几分清冽，有点凉丝丝的感觉，闻起来让人上瘾。但凡香味都会令人愉快，栀子花的香味更有提神醒脑的功效。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在合著的《花经》中说：“暑月中花香最浓烈者，莫如栀子；叶色翠绿，花白六处，芳香扑鼻，庭院幽僻之所，偶植数本，清芬四溢，几疑身在香国中焉。”

需要说明的是，《花经》里说的栀子花是单瓣栀子花，六瓣平铺，花形简单。我家乡的栀子花是重瓣栀子花，品种的名称叫大白栀子，花瓣层层叠叠，形似牡丹，也叫牡丹栀子。所谓形似牡丹，不是说花的大小，而是说花瓣层叠的样

子像牡丹，加之花白如雪，纤尘不染，是栀子花中颜值极高的品种。

儿时见过牡丹栀子，以为天底下的栀子花都是这般形貌。读中学的时候，翻阅花卉的书籍，才知道栀子花既有重瓣，也有单瓣。重瓣的栀子花观赏价值高，一般不会结果。单瓣的栀子花长相略显普通，一般都会结果，所结的果实就叫栀子，这也是栀子花名的由来。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栀”作过解释：“栀，酒器也。栀子象之，故名。俗作栀。”意思是说栀子花的果实，即栀子，外形很像古时的一种叫作“栀”的酒器。栀子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古代的时候是一种重要的染料，《说文解字》里说“栀”：“木，实可染。”栀子作为染料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味入药历史悠久的中药，一直沿用至今，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的功效。

有药用价值的不仅是栀子，栀子花也可入药，有清热降火的功效。且不论内服，如此冰清玉洁的姿容，看一眼就让人觉得清凉消暑，杨万里有诗云：“孤姿妍外净，幽靥暑中寒。”栀子花近看亲切动人，远观能觉出几分仙气，南朝谢灵运有一首《咏栀子花》写得很好，“素华偏可喜，的的半临池。疑为

霜叶，复类雪封枝。日斜光隐见，风还影合离。”全诗用语简单却极为生动，冰肌玉肤的娇颜特点抓得很准，临池照水的姿态和光影离合的意境又写得灵动传神。

栀子花白得耐看，香得过瘾，既白又香的特点，使人想到宋代诗人卢钊那首题为《雪梅》的诗，其中两句为：“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在卢钊看来，梅香雪白，难分高下。栀子花倒是白与香兼备，明代沈周有诗赞曰：“雪魄冰花凉气清，曲栏深处艳精神。一钩新月风牵影，暗送娇香入画庭。”历代文人大多对栀子花的香味表示赞赏，也有不喜者，比如明代王世懋在《学圃杂疏》中写道：“栀子，香气殊不雅。”对此，汪曾祺为栀子花打抱不平过，他在散文《夏天》中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看来，不仅做人难，做花也不易，免不了被人说长道短。每次读到汪曾祺的这段话总是忍不住发笑，这话妙就妙在故意用一种不文雅的口气，反驳了那种看似有理实则不失公允的评价。世间万物，各有属性，各美其美，不必以高下论，更何况是好看的花卉。”

养花、观花都是难得的雅事，有情怀有智慧的人才懂得花草的好处。栀子花的清雅实属难得。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提到栀子：“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着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1927年5月，鲁迅先生在广州白云楼编辑自己所写的旧文时，书桌上放置的“水横枝”就是一种水培的盆景，“水横枝”就是栀子的



港头古村（纸本墨笔） □朱永成

另一种叫法，倘若养护得好也可以开花。看这段文字，那时似乎还没到开花的时间，仅仅是一截绿枝就能让鲁迅先生除却心里的“纷扰”和“芜杂”，寻得一份可贵的“闲静”。

前几日，我在网上购买了家乡的栀子花，收到后，心却静不下来，打开包装盒，久违的香味直抵心间，有一种与旧友重逢的感动。三十多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班里很多女同学都喜欢把栀子花扎在辫子上，她们就像一朵朵开在校园里的栀子花，走到哪，香到哪。课堂上，老师不许同学们交头接耳，即使鸦雀无声，我还是能感觉到某种动静，教室里有些骚动，我想，一定是女同学发辫上的栀子花正说着悄悄话……

忘记礼仪吗？第一次见岳父岳母，能大咧咧地躺在沙发上吗？初次认识的朋友，能免去没话找话吗？你有多少次为“救场”而绞尽脑汁，就可能有多少次渴望美好的“忘记”。

一位与我结交三十年的朋友慨叹：人老了，再也交不起新朋友。原因之一，是太多牵挂，难以“忘记”。我在乡村当教师的时代有这样的朋友：他每天午饭后径直走进我的卧室，彼此不打招呼，一个坐板凳读鲁迅的《野草》，一个半躺在木沙发上专注于《离骚》，没有废话。时间到了，他离开，我连头也不必抬。

冰凉的早晨，路上铺了防滑的垫子，许多人以为这是老天爷放上去的。到某个人家参加大聚会，主人盛情，供应美食和音乐，吃、喝、跳舞、打闹，狂欢至深夜，大伙呼噜散去，有多少人自觉地留下，帮主人收拾残局？我们就这样，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看到我们父子平安归来，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利元

那年暑假放得很晚，我和弟弟从学校赶回时麦子已经割完了。正是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灶膛里燃着一炉柴火，不时从炉口露出火苗，把地下的麦草熏着了。母亲一边扑打地上的火星，一边揉面，案板上沾了许多乌黑的炭灰。看我和弟弟进门，母亲长出了一口气，说你爸爸昨天就进山找羊去了，按说该回来了。

昨晚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夜，我们回来的路上到处水汪汪的。我和弟弟说，我们去接父亲吧！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对我们说：“饭先留着，等你们回来再下面。”

村子后面是乌兰布和沙漠，沙漠的后面是阴山山脉。村里人和山里的牧民关系好，草黄时牧民赶羊到村里过冬，草青时农民赶羊到山里过夏。说是放牧，其实是散养，羊群赶到山里，人就回来了，剩余的时间由当地牧民照料着。秋霜来得早，山里的草场开始泛黄了，羊群追着吃草籽，到处乱跑。山里人怕把羊丢了，捎话让父亲进山赶羊。村里到山里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往日当天可以打来回。不巧的是赶上了暴雨，想起山洪暴发的恐怖，别说母亲紧张，我和弟弟也担心揪到嗓子眼儿。

沙丘湿漉漉的，沙山四周围低地是一汪接一汪的海子，一丛丛茂盛的芦苇分布其间，黑黢黢的，不时从草丛中飞出大大小小的水鸟，发出“扑棱棱”的声音。

我和弟弟是在沙漠边上长大的，知道这里的习性。那团连着一团的水洼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很浅，因为间或是如砥的平地，不会有很深的积水。两人脱掉鞋子，卷起裤管，涉水而行。一边是脚掌“刷刷啦”泼水的声音，一边惊起片片飞鸟。太阳落山了，夜色越来越浓。眼前的沙丘渐渐模糊起来，在微弱的月光照耀下，我和弟弟依着平日的记忆，努力辨别着向北的方向。

风儿刮刮着，吹动草叶发出“呼呼”的声音，沙丘渐渐没了轮廓，前方是一片乌黑。怎

沙漠喊夜

么办，再这样摸黑走下去，不仅接不到父亲，连我俩也会走丢的。正是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灶膛里燃着一炉柴火，不时从炉口露出火苗，把地下的麦草熏着了。母亲一边扑打地上的火星，一边揉面，案板上沾了许多乌黑的炭灰。看我和弟弟进门，母亲长出了一口气，说你爸爸昨天就进山找羊去了，按说该回来了。

昨晚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夜，我们回来的路上到处水汪汪的。我和弟弟说，我们去接父亲吧！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对我们说：“饭先留着，等你们回来再下面。”

村子后面是乌兰布和沙漠，沙漠的后面是阴山山脉。村里人和山里的牧民关系好，草黄时牧民赶羊到村里过冬，草青时农民赶羊到山里过夏。说是放牧，其实是散养，羊群赶到山里，人就回来了，剩余的时间由当地牧民照料着。秋霜来得早，山里的草场开始泛黄了，羊群追着吃草籽，到处乱跑。山里人怕把羊丢了，捎话让父亲进山赶羊。村里到山里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往日当天可以打来回。不巧的是赶上了暴雨，想起山洪暴发的恐怖，别说母亲紧张，我和弟弟也担心揪到嗓子眼儿。

沙丘湿漉漉的，沙山四周围低地是一汪接一汪的海子，一丛丛茂盛的芦苇分布其间，黑黢黢的，不时从草丛中飞出大大小小的水鸟，发出“扑棱棱”的声音。

我和弟弟是在沙漠边上长大的，知道这里的习性。那团连着一团的水洼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很浅，因为间或是如砥的平地，不会有很深的积水。两人脱掉鞋子，卷起裤管，涉水而行。一边是脚掌“刷刷啦”泼水的声音，一边惊起片片飞鸟。太阳落山了，夜色越来越浓。眼前的沙丘渐渐模糊起来，在微弱的月光照耀下，我和弟弟依着平日的记忆，努力辨别着向北的方向。

风儿刮刮着，吹动草叶发出“呼呼”的声音，沙丘渐渐没了轮廓，前方是一片乌黑。怎

的过去与现在，胜于万语千言

美好的「忘记」

□刘荒田[美国]